

世界小说丛书

# 迦茵小传

[英] 哈葛德 著



商务印书馆

# 迦茵小传

[英] 哈葛德著

林纾 魏易 译



---

商务印书馆

1981年·北京

*Henry Rider Haggard*

**JOAN HASTE**

(琼·海斯特)

林译小说丛书

**迦茵小传**

[英] 哈葛德 著

林纾 魏易 译

---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5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17·6

---

1981 年 10 月第 1 版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

198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 151 千

印数 61,500 册

印张 8 插页 2

定价: 1.20 元

## 出版说明

林纾(1852—1924)字琴南,号畏庐、冷红生,福建闽县(今福州)人,是我国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个人,译作有一百八十四种之多(包括几种非小说),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种左右。由我馆出版和在我馆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小说世界》上发表的有一百四十五种,其中辛亥以前五十七种,大部分在辛亥以后直到二十年代初。

林纾的许多译作,在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起过相当大的思想影响,如具有反封建意义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在1899年出版,曾“不脛走万本”,“一时纸贵洛阳”。又如美国小说《黑奴吁天录》的出版,正值美国政府迫害我旅美华工,因此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,后来一个剧社还据此译本改编为剧本演出。林纾首次把外国文学名著大量介绍进来,开阔了我国文人的眼界,因而又促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。

林纾本人不懂外文,是依靠他人口述进行翻译的,译文难免有各种缺点,然而他作为一个古文家,善于领会原著的风格,译笔传神而流畅,康有为曾称“译才并世数严(复)林(纾)”。他的译作向以“林译小说”闻名于世,在翻译史上自

有其地位，在翻译技巧上，虽为文言，也有值得今人研究和借鉴的地方。因此即使不少作品已另有现代汉语译本，而林译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

我们从大量的林译中选出十部重印，供研究者和有兴趣者阅读。另编评论文章及林译总目一集，并供参考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## 小 引

余客杭州时，即得海上蟠溪子所译《迦茵小传》，译笔丽贍，雅有辞况。迨来京师，再购而读之，有天笑生一序，悲健作楚声。此《汉书扬雄传》所谓“抗词幽说，闲意眇旨”者也。书佚其前半篇，至以为憾。甲辰岁译哈葛得所著《埃司兰情侠传》及《金塔剖尸记》二书，则《迦茵全传》赫然在哈氏丛书中也。即欲邮致蟠溪子请足成之，顾莫审所在。魏子冲叔告余曰：小说固小道，而西人通称之曰文家，为品最贵。如福祿特尔、司各德、洛加德及仲马父子，均用此名世，未尝用外号自隐。蟠溪子通贍如此，至令人莫详其里居姓氏，殊可惜也。因请余补译其书。嗟夫！向秀犹生，郭象岂容窜稿；崔灏在上，李白奚用题诗。特哈书精美无伦，不忍听其沦没，遂以七旬之力，译成册十三万二千言，于蟠溪子原译，一字未敢轻犯，示不掠美也。佛头著粪，狗尾续貂，想二君都在英年，当不嗤老朽之妄诞也。

畏庐林纾书于京师春觉斋

## 题 词

### 积雨卧病读琴南迦茵小传有感

钱塘夏曾佑

万书堆里垂垂老，悔向人前说古今。薄病最宜残烛下，暮云应作九洲阴。旁行幸有伽娄笔，《悉昙三密钞》称伽娄仙人造右行伽书，印度与希腊通，在通中国前，伽书殆希利尼文也。发喜难窥大梵心。如德亚之上帝，印度之大梵天王也。发喜者，谓梵王以造地狱而喜，见《瑜珈师地论》。会得言情头已白，捻髭想见独沈吟。闻琴南多髯，然余未见也。

### 买陂塘并序

畏庐居士倚声

秋气既肃，林居寡欢。仁和魏生，时时挟书就余谈译。斋舍临小桥，槐榆苍黄，夹以残柳；池草向瘁，鸣蜩四彻；寥然不觉其词之悲也。回念身客马江，与王子仁译《茶花女遗事》，时则莲叶被水，画艇接窗，临楮叹喟，

犹且弗怪。矧长安逢秋，百状萧瑟，而迦茵一传，尤以美人碧血，沁为词华。余虽二十年庵主，几被婆子烧却，而亦不能无感矣。为书既竟，仰见明月，涉笔窗间，却成此解。

倚风前，一襟幽恨，盈盈珠泪成痠。红瘢腥点鸳鸯翅，苔际月明交颈。魂半定，倩药雾茶云，融得春痕凝。红窗梦醒，甚恨海波翻，愁台路近，换却乍来景。楼阴里，长分红幽翠屏，消除当日情性。篆纹死后依然活，无奈画帘中梗。卿试省，碧潭水，阿娘曾蘸桃花影。商声又警，正芦叶飘萧，秋魂一缕，印上画中镜。





## 第一章

居英伦北海之滨，潮音所及地，有兰保洛礼拜寺，坏殿之基存焉。寺盛时，寺外有城，今亦圯毁，遗迹留遗，则坏寺门趾，犹残骨之留于人间者。寺之东偏为草磧，磧外海也。立寺基北望，则瞭白拉墨司小村，渔家红瓦鳞鳞然。方兰保洛未经圯毁，白拉墨司为海埠，人物繁夥，数百年来潮汐起落，沙崩崖倾，所谓海埠者，沦于海中矣。

兰保洛已代谢，而白拉墨司亦从而替焉。凡前此城中雉堞连云，林墅纵横，游人如织，今则徒遗一坏寺之基而已。坏寺基于高埠之上，后临荒圃，纤草如毡，而草中缕缕有行人微径。自兰保洛经行至白拉墨司，则小湫纵横当路，水色正墨，海鸟时时飞集其中，循草径直上高阜，多杉木，众杉环绕中，有小屋巍然，人称之为摩亚庄。

居人结宅者，颇心赏其地之佳；而诗人则谓其地过于幽蒨，识者亦甚以为然。地当春夏之交，草木翳绿，不见秭花；但时时触蝎虎出没坏墙之上，野花一一辄作惨红，视之令人无欢。似造物特设惨淡悲凉境地，以撩行客悲怀，益以今昔变迁，遂愈生其凭吊。

吾书开场之首章，事在夏之六月。时天气清佳，赤日无

云，海水澄碧，光景奇丽，游蜂作声于坟茔野花之上求蜜，黄莺飞鸣树间。有女子迦茵者，坐于风光之中，如感秋思，虽当盛年，而生此家乡，所接于目，半皆奄奄。似此荒寺古坟，咸若来告此女子，意谓愁患之事，吾辈已前经，今皆成过去，特汝之忧患，正未有穷期，行方来耳。

迦茵者，非名门闺秀，盖村墟中一好女子，美文而通；文通之弊，其忧患转甚于目不知书者；顾蹇运虽乖，而赋秉绝厚，姿容既媚，复涉猎文史，操守至严。以清佛之才，乃所托不类，因是颇耿耿于造化之弗公。

迦茵此时怀抱，虽非殷忧，然女子善怀，是其恒状。盖迦茵有姨氏臃肿无知识，常与迦茵处，同时有一人欲图娶迦茵，而女殊不当意。姨氏素以酤酒为业，恶少群饮其肆，长日喧嚷，迦茵意雅不欲。女性明晰，而所接均蠢蠢，臭味既不相类，长日严扃深居而已。凡人命运虽蹇，尚足以理自胜，特外至之凌践，则枘凿不复可耐。

以上叙迦茵之身世也。迦茵系出渺茫，莫省其父之姓氏，其母即姨氏之女弟，生二岁时，母亡，亦莫名其所由死。母氏所遗，仅发缕一束，及模糊之影相而已。影中亭亭倩影，貌与迦茵仿佛也。姨氏嫁格林华德，出遗物授迦茵，并指示其母容貌，令珍藏之。

余物则礼拜寺后三尺断坟已耳。此坟迦茵亦问诸格林华德氏而得者，因是迦茵始识其母坟。坟不表不树，无碣可凭，格林华德氏曰：“是妇也，既无夫氏，又非室女，则墓碣一方，祇能诱诸死者之心，勿须碣之墓上。”迦茵闻言大感，自

是以来，遂不复问其母之身世。迦茵性孝，终不以其母失节，遂鄙其所生；又自审命薄，匪特不以为辱，转伤母氏之飘零湮没以死，于是长日恒念其亲。一日病中，恍惚间若见死母来与接吻，后此追思，愈知世界之中，挚爱者无若死母，于是蹑影追形，结一团凝想，悉向其死母。每遇弗适之时，恒至母坟伸诉，意一身之血，均死母坟中之血，息息无不相通。此时迦茵之家，正去坟近耳。

迦茵亲戚，但有姨氏，然实不能得彼之怜；细审隐情，似死母生前，与不协者。即迦茵意念，亦非甚服其姨，特势方依人，不能不屈就驱策，而姨氏终如冰雪，遇之无恩，亦不令其外出图活；有时与姨氏辩论不协，将欲舍此而去，姨氏则强留之。迦茵知强勉之留，非出悃悃；又念所以强留之故，不必衷之爱情，亦非用以自助。留后，闭置屋中，不令他出；久之大悟姨氏夫妇，盖恃之以活，非己身寄活于彼夫妇也。复念酤酒所入恒微，而格林华德复喜挥霍，既无生财之道，何由浪掷至此？然姨氏家中财用，则源源如流水，即迦茵求制一二新衣，而姨氏亦恒予之。一日，迦茵求其姨氏入学堂，自审必无成功；逾数日，而格林华德氏已送致城中肄业，且日给膳费助读。迦茵既至学，则多屠沽之子女，自他堂视之，恒蔑不为齿。迦茵者倔强负气，归时自言是堂贱，欲更进于高等，姨氏夫妇骇愕久之；似有所商于人。逾数日，姨氏复入语迦茵，谓吾业贱，尔亦不能自致于高等，当循分而已。

迦茵遂又入中等学堂，居堂至十九岁。堂课所得，万非

贫家可几者。尤有女友，门第恒高，而过从甚乐。迨至十九岁，姨氏忽趣迦茵立时去此堂，顾前此亦未闻有言及此者。迦茵愕眙莫名其所以，深思率尔去堂，又何以故？然侵晨中，有来文杰者至家，是人为居停主人，指挥屋舍，言将葺其渗漏，意吾之在堂，关键其在此人耶？来文杰时来，迦茵与接谈者，仅五六次；而来文杰每遇迦茵，恒注视如有所念。是日来文杰复来，垂别时，迦茵适过其侧，闻来文杰语姨氏曰：“是太肖名家女也。”迦茵自审是必为我而发。迨来文杰出，复郑重与迦茵道数语，悠然而去。其人颇宁静有威仪。

迦茵归自学堂，情状益无聊赖。以堂中多贵族闺秀，论文极欢；迨归，酒肆湫隘如昔，益形鞅鞅。思欲引去此地，意惟为教习于外，始足避此猥杂，然须请之姨氏；而姨氏仍不敢专决，久乃报之，卒无成功。且迦茵所学远不如人，又处馆者多，位置遂阨。时有女友密告迦茵，以君国色，为此动生觊觎，转足自累，寻馆笔根家，半为保氏，半为课读自活。迦茵居笔根家九阅月，以聪明美丽之故，笔根大惑；因之恒与其妻反目，其妻趣迦茵行。书中所谓迦茵坐于风光中如感秋思者，即辞馆之第二日也。

迦茵无聊不适之故，非必抱此绝代丽质，都无爱慕之人；顾爱者虽多，而迦茵恒不属意。其中最爱最慕者，则又迦茵所不爱不慕之人，其人为三母尔洛克。洛克土豪也，有田五百亩，中三百亩为己产，其余则赁而耕治者。以地望衡之，迦茵宜求偶于洛克；无洛克下顾之理。乃洛克之颠倒迦茵，如顾惜其性命，常情度之，必谓迦茵当回身就抱，而迦茵

则冷涩若无睹，绝不与通，旁人遂莫喻其故。此日独坐荒旷之墟，即所以趋避洛克，以此地僻人稀，洛克必不能至。盖为洛克纠缠，毫无情趣，遂觉触目所及，在在悉寓凄凉。方凝想间，陡见人影荡漾，矗立其前，脱冠为礼，则洛克也。

## 第二章

洛克行年三十五，仪表亦不猥鄙，既颀而癯，睛作蔚蓝色，却甚流转，五官端整，惟下颏稍长而巨；洛克恶之，因蓄长髯以自盖。臂修而掌温嫩如女子，时伸时屈，对人若无可自容。服饰则介于教会及村居人之间，黑衫长袂，冠毡冠，圆顶而广檐，着骑士高靴，囊橐然。

洛克既见迦茵，称曰：“赫司德姑娘日来安乎？”声极和婉，而右手瑟缩弗宁，弄其毡冠，未敢出与迦茵为礼。迦茵大震，颤声应之曰：“先生佳乎？胡以……”语至此，止。意谓胡以至此得我耶？既而改曰：“胡以来，骑来耶？步来耶？”洛克曰：“步也。”语次直颊其颊。意步行非贵，因而中歉，徐曰：“吾庄去君密迹，闻揽胜于此，因步而就君。”迦茵曰：“先生非询吾姨氏始知吾行止乎？”洛克笑弗答。于是相对无言。迦茵但见洛克以指捻其冠檐，数数环复不止。迦茵无言，久乃曰：“先生曷冠，此间凉也。”洛克曰：“我不畏凉，特以女郎见爱，敢不如教。”遂冠而立。迦茵自念洛克误会吾

意，以为爱也，乃峻止之曰：“可毋须谢。”言已俨然。洛克仰天久之，意似求天助其感动迦茵者。久复曰：“女郎胡为好行丛冢中？”迦茵曰：“洛克先生，是间乐甚，吾能长眠于此者，为状当更乐。”洛克闻言，毛骨竦然。洛克体干素坚实，初不冒寒而颤；顾以迦茵言，不期惶悚如中寒。大抵男子求偶，恒不愿闻是言，以意中人既嗜死如饴，则爱情殊无所用矣。因曰：“女郎盛年，何可言此？女郎之宜嗜者多矣，此中何味？”迦茵曰：“吾宜为者何事耶？”洛克颀颀久之，曰：“女郎不当蓄摇床耶？摇床者，生儿置之床上耳。”意讽其嫁夫。迦茵曰：“此非吾愿。吾所喜者，仍窀穸。”洛克闻言思退；然洛克貌类妇人，而脑力无与伦匹，因曰：“赫司德姑娘，”寻又称曰：“迦茵，吾有秘语相告。”迦茵知来意弗良，思以他语挫断其词锋，因曰：“吾坐久欲归。”洛克曰：“是安可行，吾将求尽吾言。”因横阻其去路。迦茵曰：“趣言之！”其声似惊，而复似怒，洛克噤嚅不能出口。至第三次，乃曰：“我爱女郎。”且曰：“上有苍穹，下有冥司，均鉴吾诚，吾至念君，甚于他人。”迦茵废然欲僵。此时洛克性情迷惑，唇翕翕上下动，以手捻须，状甚凶顽。迦茵生平殊未睹此状，因而大震曰：“吾甚有隐忧。”洛克曰：“以女郎抱绝世艳质，隐忧胡为？迦茵乎，尔亦知爱之一字，关系至巨，即以我论之，天下妇人安有如是之奇遇？吾家清白，而又素封，屏却无数因缘，均为女郎。方尔十六时，我已注念无已。彼毛登妇，姿容既好，且挟嫁资六千镑，甚欲偶我，我立却之；尤有牧师之嫠，系出名门，彼亦眷眷，我亦却之；且吾之恋汝甚于恋产，及其灵魂，白

日相过，梦亦沾滞，脱吾不得汝为妻者，吾于世界中尚复何乐？”语已神竦肉颤不已。

迦茵始特不悦，至此大窘。洛克呶呶时，而迦茵百觅不得一言相抵。始特不愿与接，至闻其谈吐，竟如目触道殍，凶秽毒人。思觅地自脱，忽得奇计，立而语洛克曰：“先生何由径欲得我？我赤贫如洗耳！彼毛登之妇，广挟多资，偶先生，佳耳。”洛克曰：“女郎误会。吾叠举彼二妇者，非意在得钱，特用为女郎之比例，我之爱尔，恐触怒不遑，矧敢唐突？”

迦茵女郎，尔终究待我如何者？我之对君，诚谓君为吾意中第一之妇人。用敢吐其情悃。如苟见属，则吾愿立志为好男子，以服事女郎；即以生事而言，苟至吾家，复何忧贫？吾之生平未尝求人，然必求君者，盖非君不能得生。”语已泪落如绳。迦茵见之，心颇为动。盖妇人之情，见人诚恳至此，虽坚亦磷。因强对之曰：“洛克先生，君纵钟情如此，而我却无情。”洛克闻言，颀几为落。久之曰：“吾生何福，能得君怜；然君诚告我，意中果有他人否？”迦茵瞋目言曰：“此地何人为吾爱者？”洛克曰：“我知之矣！此地之人，宁足为君爱。尔之门地，吾固不问，特以玉色花容论之，已逾于贵家；愿女郎求偶，当于其类可也。女郎果不见爱者，吾尚有正言诚告：幸女郎勿希高阔，转滋异日之累。且告女郎，脱有人爱汝者，坚嘱其人幸勿遇我，遇我必无幸。然吾尚有机缘，可以自遂。迦茵女郎，吾不逼汝，汝宜澄心思之。我虽焦思酷恨，急欲自遂其谋，然虽久候数年，吾亦无悔，意在必欲得汝。吾适所言，躁妄已极，惊及女郎，吾罪重矣。嗟夫



迦茵：尔能自决计，俟吾更来陈请耶？究之女郎如何，吾可仍至汝家。脱吾气尚存，必终得汝而后止。”迦茵曰：“此何为者，天下岂有情缘既愠，而久俟乃反胖合？吾不相爱，何缘能作君妇？以吾决之，此议可以自是罢矣。兹事非我之罪，幸先生容之。”

洛克曰：“女郎即拒我，初亦无害；移时将转念好我矣。幸勿以至情人之语，如沃浑水于地。且尔自入学堂，遂不垂青于我，我固知之；想君姨氏，于君必有所言，当力争而从我。”迦茵曰：“此事切勿语我姨氏。”洛克曰：“吾已言之矣。彼尚许我以成功。我知此姥闻女郎见拒，必且弗悦。”迦茵闻言，颜色大变，知姨氏好利而器，必先入洛克之言，与之为难。洛克得间，知姨氏可以为助，遂借之以劫迦茵，因曰：“迦茵听之，尔能回心向我，我决不令若姨苦汝。且后此能令彼不敢更出一颁言。吾之所求至恕，惟迦茵能于六阅月之后许我至此探取消息，于愿斯足。想此事初不为难，于我亦间得一丝之希望。”迦茵自念此时妙诀，无若斩钉截铁决绝之；然拒之过深，则弗胜阿姨之虐；脱伪诺之，则阿姨或不寤我，而且迁延此六月，为时甚缓，尚足自图免脱。因语洛克曰：“吾若许君以六阅月取决，必此六阅月中，勿得啾啾作情语，亦不能杳至吾门，如是者可许也。”洛克曰：“吾誓不寤女郎矣。”迦茵曰：“善！惟所允六阅月，非允婚成，若思索不能自决，则吾六阅月后之言，尽可如今日言也。”洛克曰：“吾知之。”迦茵于是出手与之为礼。洛克得迦茵手，情网忽动，因亲之至再。迦茵缩手怒曰：“行矣！即此一端，足为尔